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陶承 口述

# 我的—家

中宣部·国家教委·文化部·新闻出版署·团中央  
联合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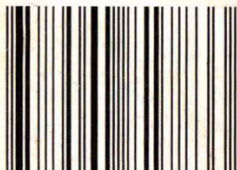
## 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

陶承同志原本是普通的家庭妇女,但在丈夫欧阳梅生的影响下,逐步接受了革命道理,她的儿子也从很小起就为党的地下工作当起了“小交通员”。丈夫在武汉去世后,陶承同志义无反顾地来到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,积极与党取得联系,投身于革命事业。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,她的儿子立安、稚鹤,女儿本纹都参加了革命和进步事业。陶承同志一家人的故事,就是一个“革命家庭”的故事。

责任编辑:周岩

封面设计:陈璐生

ISBN 7-5008-1783-5



9 787500 817833 >

ISBN 7-5008-1783-5/I·465

定价:3.40元

---

---

# 我的一家

陶承 口述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---

---

## (京) 新登字 145 号

封面作品 潘斯悠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一家/陶承口述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 
1995. 6

ISBN 7-5008-1783-5

I. 我… I. 陶… III. 自传体小说-中国-当代 IV  
. I247.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0409 号

### 我的一家

陶承 口述

中国工人出版社整理

---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,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5 年 6 月新一版,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4

字数 80 千字 印数 40060 册

定价: 3.40 元

---

---

# 序

徐特立

这本《我的一家》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。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。这是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。毛主席的一家、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，他们均具有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。

《我的一家》实例教育，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，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，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。我们要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、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，这就是《我的一家》出版的现实意义。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

---

---

# 序

谢觉哉

在延安，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，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到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。现在，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。这是一本好书。不只是叙述了她的一家，而且是通过她的书，可以看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。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、贫苦的知识分子、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、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，艰苦奋斗、前仆后继：丈夫倒下了，妻子更坚强起来；父亲倒下了，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。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！他们相信胜利，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，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。

欧阳梅生同志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那是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。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，送《大江报》，我是当时《大江报》的编辑之一，环境恶劣，编报、印报、发报，都是单线，很遗憾，我没见过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。

陶承同志没正式上过学，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诗。她说：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，园林很美。夜里，梅生改课卷，她在做针线，两人推窗一望，月色朦胧，树影池光，苍翠欲滴。梅生念了几句诗：

夜静寻诗味，  
闲谈仔细评，  
共怜秋月老，  
山塘翠已深。

陶承同志说：“当时的情景，确使我们两人沉醉在自然的怀抱里，我还不懂诗，但诗的调子，至今记得，可能有记错了的字。”这里，可以看到这一对青年夫妇是如何地热爱祖国的美好山河，渴望自由地劳动和生活。但是，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他们这样，于是只好走上改造社会的路。

陶承同志说，一天她读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的《葬花词》，读到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，梅生在旁听着，流了泪。又过了若干年，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，我看到陶承同志写的《孤燕诗》：

梁上有孤燕，  
晨去暮归来；  
不知说何事，  
喳喳费我猜。  
玫瑰红朵朵，  
青春能几回；  
回忆当年事，  
犹然令人悲。

梅生、陶承都是贫苦的孤儿，对旧社会只有怨恨，没有留恋，他们真挚的爱情，发展而成为巩固革命斗志的纽带，因而培养出革命的后代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
1947年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，我们一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万所谓精锐部队于边区山地，一方面开始在东北、华北进行大规模的解放战争，中央机关东移。陶承同志虽然在前几年的东征中失去了她可爱的最小的儿子，此时却心怀开朗了，写了几首《红云曲》：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  
荷花出水满池中；  
迎风娇艳清香意，  
白藕莲心味更浓。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  
黄河对岸炮轰轰；  
消灭刘戡几个旅，  
人民军队是英雄。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  
传来捷报喜重重；  
土改狂潮灭封建，  
南北东西正反攻。

母亲的情怀，比莲心还苦；革命的胜利，比花朵还香。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。

亲爱的读者们，男女青年同志们，陶承同志的家，不



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，她家牺牲的人不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几。正是他们的血，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。我们常说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，这句话，在当时讲：一个人倒下去了，更多的人站起来，埋葬了伙伴的尸体，揩干了身上的血，立即又进入战斗；在现在讲：无数先烈的血，奠定了改造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，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，我们踏着这条路前进，应该更坚决、更勇敢，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我们和流血的先烈，是心连着心的。

牺牲的人民英雄，永垂不朽！

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

---

---

# 自序

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，合起来有十七口人。我是一个退休的革命干部，儿子、儿媳在湖南矿山，女儿、女婿在武汉，大外孙女在航空学院学习，大孙女已进了中学，几个小点的正上小学，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，一转眼就爬上桌子，打开收音机，要“听毛主席讲话”。

但是，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个家。因为要介绍这个家庭，只用“幸福”两字，就可以概括无余了。

我所要讲的“家”，是已经过去了的。也可以说是这个家庭的历史，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成员：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我的儿子欧阳立安和稚鹤。他们都是为了革命、为了人民的事业，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。他们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！

我在家养老，平时只读读书，看看孩子。每逢假日，孩子们从学校回来，大家在藤萝架下闲谈，他们总是缠着我要我讲故事。而且，往往还有附带条件：“不听神话，要讲真的！”“要我们没听过的！”

我想：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可是让他们知道一点我们的过去，懂得一点过去的艰辛，也并没有什么坏处。因为，他们生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，他们既不知道什么叫忧患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冻馁。然而这一切，都是他们的祖辈父辈，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浴血战斗，作了无数的牺牲，才争取到的。让孩子们温习一下家庭的历史，让他们由此知道一点新中国新社会缔造的艰难，让他们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，更加勇敢地去创造未来吧！

为了纪念死者，更为了激励来者——这些年轻的孩子，我谈了如下的故事。

---

---

这是四十八年前。

清早起来，干娘就忙坏了。给我梳头，插花，换衣裳——我要出嫁了。

这一天<sup>①</sup>，正是我第十六个生日。照家乡的习俗，过生日这天，是不能动荤腥的。这是表示不忘母亲养育的恩情。可是偏选了这个日子叫我“过门”。干娘说：男方中了邪祟，病了几个月起不来，急等着花轿上门冲喜呢！

家里并不像办喜事的样子，没有宾朋，也没有亲友，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。两岁的时候，我就成了孤儿。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舅舅。他成天背着小木箱，东游西串，没个固定的住处，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（也就是干娘）家里。此后，就很少再见到他了。我跟着干娘长大了，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绣，为我择婚；就是这几件嫁衣，也是干娘做的。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 1911 年 3 月 16 日。——编者注

“舅舅怎么还不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快了吧？”干娘说。“昨天就让人找他去了。”

忽然，笙管唢呐响了，迎娶的花轿到了门前。我慌了，心跳个不住。干娘一把抱住我，哭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哭，舅舅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背起我就跑。他身上有一股酒气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。

轿子里挺黑，头上又蒙着盖头，路上颠颠簸簸，把我搅得昏头胀脑。走了十多里，进了城，转进一条小巷，轿子停下来。以后就是繁琐的仪式：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坐床……我完全像个木头人，听人摆布。吃交杯茶的时候，有人送来了红枣、花生、莲子……我稀里糊涂的，连核也吞下去了。我偷偷看着，新郎也吃了，还吐核哩！不知是谁嚷了一声：“新娘子笑了！”于是，屋子里顿时喧笑连天，有人跺脚，有人怪叫。

正在这时候，新郎摇晃了一下，两边的人赶忙扶住，才没有跌倒。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嘴唇不住地哆嗦。不得不勉强结束仪式，叫人搀走了。

这一夜，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。

邪祟没有冲走，经一天的劳累，他的病更重了。

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那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，比我还小一岁。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祖母抚养大的。

过门不久，我就操持家务了。祖母治家很严，常为一点小事责骂不休。淘米的时候，哪怕掉一粒米在地上，她也要拾起来，还嚷得四邻都能听见：“不能这样糟蹋呀！”火

烧旺了，她又嚷：“这柴是钱买的呀！”我真怕她。

幸好梅生还体贴人，背地里总安慰我说：“祖母岁数大了，说你几句，不要见怪！”可是他自己，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说话。

我们都还是毛孩子，贪玩，不懂事，祖母拘管得也紧，每日晨昏定省，问安三次。梅生下学回来，得先去请安，要是先进自己的卧室，她就生气。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你。晚上，她坐在角落里，捻着一串佛珠，闭上眼睛，不声不响，像是参禅的样子，我们也只好陪她打坐，一动不动。

我真困了，打了个哈欠。

祖母睁开眼，狠狠瞪我一下，又入定了。

梅生趁这个机会，活跃起来，做出各种怪相，跟我传递消息；看我不懂，比划得就更起劲。后来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。

“轻薄！”祖母气哼哼地说，这回没有睁开眼睛。接着做个不耐烦的手势，那是叫我们走开。

我们就像出笼的鸟儿，身上再轻快不过了。可是还不等我们的脚跨出门槛，她又叫了：“不要点灯熬油哇！”

老人家厉害，心眼倒挺好。高兴的时候，她把收藏的菱角、莲蓬、花生，拿给我们吃。并且感叹地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！”

第二年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起名立安。说来惭愧，我们还没脱尽稚气，却过早地做起父母来了。

小家伙好哭。一哭，就给吃奶。要不，就是梅生抱着

他满屋转。我们所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些了。

最辛苦的还是老祖母，晚上顾不得再捻佛珠了，浆浆洗洗，都落在她头上。然而，她没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“太婆”，就一病不起，弥留的时候，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。这大概是她对人生唯一的依恋吧！

祖母死了，我们的境况变坏了。在她临终以前，曾特别嘱咐，请几个和尚来，给她念三天三夜《金刚经》，超度来世。在安葬的时候，我们虽卖掉那一小块土地和池塘，还是背了一身债；而且这身债务以后也没有卸下来，因为接连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生下一个孩子，梅生就高兴地叫：“又多了一个还债的！”他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总是无忧无虑的。

这时，梅生已经到外县教家馆去了，收入微薄，难以养家。我带着几个孩子，住在长沙城里，就靠着做做手工，维持日常用度。

十三岁上，我在湖南有名的杨季堂湘绣馆学过两年湘绣。那时湘绣的主顾，多是官绅人家。一幅中堂、几扇条屏，多的要卖几十两银子。杨家手艺是家传，像人像的眼睛，动物的卷毛这些细活，总是放在内室，由他儿媳——十姨奶奶自己做，不传外人。她们绣出的眼睛，也真像会转动似的。我们学不到这些手艺，只做粗活。

说是粗活，也不简单。案前摆着布绷子，绷上绣件。缎子上虽然先由画师打好了图样，可是那只是个轮廓，自己还得按小图配线，绣出层次。一根丝线，要批成十六根，每种颜色，从最深到最浅，又要分成十三种。所以绣一两针，

就得换钱。我学了两年，连画稿也学会了。

现在，我又重新理起这些活计。在家里，绣不了大件，就给人绣些花边、领条、袖口，或是帐沿。做活的时候，把大儿子立安放在床上，给他一本破旧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他能翻来覆去，翻看半天，不和大人纠缠。困了，就把画本一合，自己睡了。

虽然清苦，可是我们倒过得挺快活。没有拌过嘴，没有吵过架。灯前月下，梅生兴致一来，还要吟几句诗呢。古人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但我们家却永远是欢乐的。



---

---

一  
一

一连数年，孩子一个挨着一个，我们的生活也一天不如一天。做手工，工钱低，一幅帐沿才两吊钱，到手就光。亏得那个好干娘，进一回城，就给些接济，不然，我们真得挨饿了。

不久，经朋友介绍，梅生到离长沙六十里的龙家大屋教书去了。全家也都跟着搬了去。

这里有山有水，树林子里，有好多叫得中听的鸟儿，路旁塘边，还有好吃的野果。孩子们简直入迷了，早晨爬起来，就满山遍野地跑，回来时，每个口袋里都装得鼓鼓的：野花、野果、石头、甲虫、螳螂，什么都有。

龙家大屋前面有个锅底塘，塘边生着茂密的芦苇。那里蜻蜓最多，孩子们惯会用两个指头，捏住蜻蜓的尾巴，再用线拴上，叫它满屋里飞。

孩子们很快迷上了这个开心的游戏。一天傍晚，下过大雨，立安招呼几个小的：

“走，去捉洋迷迷！”